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轅

謄録監生臣徐鋆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二

兵

臣等謹案杜佑作兵典其序以西漢之重兵在京師為得宜東漢至唐之藩翰力盛為失策洵為切中事理然于兵之本計則尚未悉也夫古聖人之重兵也久矣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

冬教大閱遂以狩田他若五射以教國子五物以詢衆庶罔不以兵事為兢兢若是者何哉用戒不虞無時可緩也後世以治兵為好武以田獵為禽荒以宴安為得體以簡閱為故事軍政日弛而國遂以弱矣宋初有禁兵廂兵鄉兵番兵神宗之時更有保甲兵非不多也然而將驕卒惰臨陣輒潰者外有稽簡之名内無訓練之實失本計也遼金及元皆以兵立國故兵勢最為雄健明初改元舊

制自京師達於郡縣皆設立衛所在外則統之都司在内則統于五軍都督府復有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亦自成一代之制然往往當其盛也兵將相習内外相維故用之而有效及其衰也教閲不明行伍虚耗而國事遂不可問亦在本計之得失而已杜典為卷十有五為目百四十有奇其於兵事畧備矣然古今異宜兵機尤甚今之所續頗有損益其事則自唐迄明代凡兵家之論説名將之

事跡皆採擇焉若前典以孫子為綱故諸目之前悉冠以孫子兵法令不復重録惟徵引諸書以符前典分門之本意至其分門中間有詞義畧同者令則合併之以免繁複云

敗　推誠　示信　示義

第五　撫士　明賞罰　行賞安衆　分賞取敵　行賞招降　示惠招降　軍師志堅必勝　軍將驕敗　敵屢勝驕不備可敗　軍行自表異致敗　師行衆悲恐則敗　聲感人附　守則有餘　守拒法附

第六　示弱　示怯　示緩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示形在彼而攻于此　示無備設伏取之　示強　敵軍攻城久不下師老擊之

第七　佯敗引退取之　引退設伏取之　聲言退誘敵破之　引退設伏潛兵襲其營　設伏引敵鬬襲其營　設伏引敵鬬敗之附　示退乘懈掩襲　敵退追奔　縱敵退於歸路設伏取之

誘敵進于歸路設伏取之附　兵機務速
掩襲　甘言厚幣乘懈擊之

第八

避銳　堅壁持久候隙破之　堅壁挫銳　不
戰挫銳　敵飢以持久弊之　因敵飢乘其弊
而取之　因敵三鼓氣衰敗之　致敵力疲夾
攻敗之　陣久疲致敗　出其不意　擊其不
備　攻其不整　先設備而勝

第九

以逸待勞　師不襲遠　餌敵取勝　受敵餌
取敗附　軍勝懈掠被追襲多敗　抽軍　乘
敵抽軍襲破之附　卑辭怠敵取之　稱降及
和因懈敗之　兩軍相對取背破之　兩軍相
對繼遣軍助即勝　兵多力有餘宜分軍相繼
我寡敵衆自遠至乘疲敗之　挑戰　敵處
高勿攻　敵黨急之則合緩之則離　假託安
衆

火獸附　火禽附　火盜附　火弩附　禦

火攻附　乘風取勝　水攻　水平及水戰具

附　敵半涉水擊必勝　軍行渡水附　禦敵

水軍絕下流敗之

第十四　因機設權　多方誤之　先攻其心　奪敵

心計

第十五　敵無固志可取之　歸師勿遏　防遁附

大陣動則亂因乘而敗之　先設伏乘勢逐

敵敗之　乘勝　乘勢先聲後實　散衆因

敵懼遂取之　推人事破災異　風雲氣候雜

占

敘兵

唐李筌太白陰經曰兵之興也有形有神旗幟金鼓依

於形智謀計事依於神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覩形不見其神不知其事是以曳柴揚塵形其衆也減竈滅火形其寡也勇而無剛嘗敵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斥山澤之險無所不致形其進也油幕布帔冠諸樹株形其强也偃旗卧鼓寂若無人形其弱也故曰兵形象陶人之埏土鳧氏之冶金為方為圓或鼎或鐘土金無常性因功以為名戰陣無常勢因敵以為形形不因神不能為變化神不因敵不能

為智謀

宋時禁兵繁冗更戍絡繹天下困於供億蘇軾因應詔獻策論之一曰定軍制二曰練軍實其畧曰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則禁兵可以漸省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已戴上之恩而願効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邪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矣又曰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如此則縣官常無

老弱之兵而民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謂見屠及餌敵十年之中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許洞虎鈐經曰古法曰散地無戰散地者境內地土也士卒顧家其意未專不可戰也輕地則止入敵地尚淺士卒意未堅不可以進敵當自堅其心也爭地則無攻山谷險隘之口以弱勝强以少擊衆之地也交地則無絶俱可進退之地不可以兵絶之衢地則合交有路往來我可以結交于諸

候也重地則掠深入敵境士卒意已堅固可以掠取財物圍地則謀士卒困於險隘關則兵弱持久則糧食乏絶則當用謀以免難死地則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糧食乏絶進退守備皆無所利當此祇得死戰也洞曰此八者古人用八地之法若地協于用則用之不協于用則反之反之謂何曰若敵衆深入吾境營壁不完芻糧寡少守且不利詎可以散地而不戰乎在我當以必戰為約怯退示以必死擒獲示以必賞令立告諸吏士將

戰之際後顧者斬之臨敵而身不定目數移者斬之有憂色者偃蹇者相視而動目者遺弓刀器械者金鼓不應節者皆斬之獲一首級者亦厚賞之如是則有散地之用矣入敵地尚淺險則據而挑戰則守而應慮士卒心不固當擇左右前後皆險絶無生路肅部伍嚴節制使人人欲自戰是則有輕地之用矣山谷險隘敵人先得以控搤我勢我當屯師為大營廣陣務攻具露其氣機狀如不容俾敵見之欲敵備在前陰出精鋭敢死者循

間道或扼其糧運或擣絶其後凡間道必多險阻或有崇巖峭壁之地則為懸梯竹索以陟降之或有深淵絶澗則為罌缶渡之敵覺内撓則自營陣中出精兵為應内外夾攻有爭地之用矣道路相錯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利設伏進戰佯北俟逐北過半則舉號發伏衝擊之反佯北之師以應有交地之用矣頓泊之地逕達四而當選腹心勁勇者各將步騎以扼四衝人數隨多少使之雖無交應有衝地之用矣致兵敵境凡屬守備者順

則安之否則裏之資食所獲必付吏士內以悅師人外絶敵所恃豈直深入然後用掠乎如是則有掠非止重地之用矣大兵將動先料其强弱觀其雲氣察地勢順逆審人心向背而後舉焉兵法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故得失之道利在先知謀勝於未勝慎失於未失者善有死地之圍始謀於軍者必有後機之困矣設能反後機而達先知必無圍地之患矣高山大澤險阻峭壁沮洳谿逕斷無可生之道此智士用

謀之秋也當出其不意以衝敵動而後擊之奇兵奔衝或利用燧馬燧牛如田單揚班之類是也或候夜昏詐為號直奔衝敵師混服飾軍伍辨認之類是也如止死戰以為期苟敵兵益壯我後不繼則李陵有弓折矢盡之困矣戰極力弊當自隕陷能竭智用謀萬變不極則無死地之憂矣孫子曰戰貴地利然則地利不可不用也但臨時觀其用何如耳兵貴以變設不能以變用兵雖得地利無益也學兵用武率以古法為執焉與膠柱

鼓瑟無異耳未見決中者也兵家之利利在變通之機觀其逆順夫興師之際先探敵將才不才設若敵將不能以兵法使衆惟以勇敢為已任我則順古法以待之也或敵將善用古法我則逆古法以待之也夫用兵之奇莫奇於設伏設伏之奇莫奇於新智新智者非不師古也師古而反之爾古人料敵以其始來戰陣未合先以賤而勇者挑之觀其號令旗鼓之整與亂士馬之强弱營陣之偏正行伍之齊肅散亂言語之喧譁緘默以

定勝負焉是以古法曰若其衆喧旗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逐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如此者將必無謀雖衆可獲矣洞曰如古人以此取功苟敵人料我當順其所料伏兵待之以詐示之俟彼出師則發伏兵攻之古法曰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旗動者亂也吏怨者倦也懸瓶不及其舍者窮寇也淳淳翕翕徐與人言者失其衆也數顧者失其羣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洞曰如

古人以此料敵今則不然當擇精鋭吏士分而伏於衝要使其勞倦傷殘者如飢渴失羣之狀或數摇動其旗或數驚擾其衆使吏士喧譁應人所料苟出師襲我則潛發所伏出其不意擊之古法曰敵始來到行陣未定可擊也跋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也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可擊也涉水半渡可擊也險道狹路可擊也旌旗亂動可擊也陣數動移可擊也洞曰在我則不然如以行陣未定四面可設伏也長道後行未息中可設伏也行

坂半隱半出長林大谷可設伏也涉水半渡崖岍坡坂可設伏也狹路隂道旌旗亂動陣數動移前後可設伏也如或敵人敗走我師未敢逐之防有伏也古法曰鳥起者伏也衆樹動者來也此未必果伏與來也慮為疑兵也已奔遁令老弱者動其衆樹及驚鳥起之類是也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此亦大兵已潛遁恐後人逐者設為此疑也是以兵法如車也載其物則車也及有車之用則東西南北者由人也故兵

法不可執而用之也

金章宗嘗謂宰臣曰人有以八陣圖來上者其圖果何如朕嘗觀宋白所集武經具載攻守之法亦多難行右丞相清臣曰兵書一定之法難以應變本朝行兵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為奇以奇為正故無往不克帝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且學古兵法如學奕棋未能自得於心欲用舊陣勢以接敵踈矣敵所應與舊勢異則必不可支第武經所述雖難遵行然知之猶

愈於不知耳

收衆

唐李抱真領昭義軍留後密揣山東道有變上黨且當兵衝是時承戰鬬之後土瘠賦重人民益貧困無以養軍乃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簿而試之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内之鄉丁得成卒二萬不仰衣食

於官府而倉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天下稱昭義步軍冠諸軍又馬燧帥河東以兵力單弱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居一年得兵二萬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為衣以便進趨為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器用完銳威震北方

宋种世衡守環州初至青澗嘗課吏民射以銀為射的中者與之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

過失射中輒釋之或因中否而予奪其所事人人自勵皆精於射由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又張浚曉諭民間招軍一百人與補下班祗應招軍二百人與補進武校尉招軍三百人與補承信郎以上各有差等令不兩月軍致數萬

遼太祖天贊元年以戸口滋繁糺轄疎遠分北達寧顗為二部立兩節度以統之三年西征党項等國俘獲不可勝紀四年又親征渤海天顯元年滅渤海國地方五

千里兵數十萬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盡有其衆自此益强大莫之能禦

金舊無鐵景祖時鄰國有以甲冑來鬻者必傾貲厚價以與貿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鐵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備器械諸部來附者衆景祖收而團練之兵勢於是漸振矣至穆宗將伐蕭哈里募兵得千餘人女直兵未嘗滿千至是太祖勇氣百倍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

元星濟奉詔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賊據池陽號百萬太平官軍止有三百人衆皆欲走星濟曰畏賊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財物縱逃其可免乎乃貸富人錢募人為兵一日得三千人軍聲大振遂復池州

選擇附

唐郭子儀率朔方兵破史思明於藁城南攻趙郡擒賊四千還常山思明更以衆數萬尾軍子儀選騎五百更

出挑之三日賊引去乘之再破於沙河又李懃募死士三千人為突將自教之

五代周世宗即位既敗北漢兵於高平謀肅軍政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當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人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詔募天下壯士咸詣闕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士由是士卒精強所向皆捷

宋韓世忠與岳飛並置背嵬軍皆勇鷙絶倫者故俱能以少擊衆又淮東制置使許國檄趙葵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葵曰請視兩路之兵别其精鋭君侯留二萬於帳前敵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兵來閲而君董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鋭葵曰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豈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於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强壯遣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鋭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單弱徒啟敵心不聽卒敗

遼凡舉兵皇帝親點將校又選勲戚大臣充行營兵馬都統副都統都監各一人又選諸軍兵馬尤精鋭者三萬人為護駕軍又選驍勇三千人為先鋒軍又選剽悍百人以上為遠探攔子軍故兵無不善戰者

金選弩手之制先以營造尺度杖其長六尺立之謂之等杖取身與杖等能踏弩至三石鋪弦解索登踏閑習射六箭皆上垛内二箭中貼者又選親軍取身長五尺五寸善騎射者明安穆昆以名上兵部移點檢司宣徽

院試補之

明韓雍計峒賊最强方設策進勦新會縣丞陶魯自請征雍曰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為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從之魯乃標約式令曰有力能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比於式者二百五十人曰未也復募數日始定魯乃爲别將日操練陣法椎牛犒軍甘苦共之士爭願爲死率以先登大破賊又蜀盜藍鄢叛僉事馬昊佐治兵甫至

閱所部曰將不知兵若何求勝擇驍勇才力千人分四隊隊立長會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砲擊賊賊營亂自蹈藉昊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再前遇賊賊方陣於左而伏兵於右爲應昊以正兵當左乃身與百騎直擣伏賊驚潰趍左左陣亦潰遂合兵縱擊火其柵大破之

立軍

唐高祖初起開大將軍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

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三年更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元戈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豳州道為招搖軍西麟州道為苑遊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

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别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别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别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

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騎排鑽手步射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别將行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以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

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亦月上

案三代以下軍制唐府兵為最善杜典於立軍下雖附今制一門而府兵之制未詳今補纂

宋立禁軍廂軍分隸殿前侍衛總管司而籍藏樞密院凡名募廩給訓練屯戍選補之政皆樞密院掌之禁軍者天子之衛兵也以守京師備征戍總於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殿前侍衛二司各關所掌兵揀其驍勇升為上軍老弱怯懦置剩員以處之廂軍者諸州之鎮兵也建隆初詔選州兵壯勇者悉部送京

師以備禁衛餘留本城以給役使又選彊壯卒定為兵様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矣

遼太祖以徳呼部受禪析本部為五院六院統以皇族而親衛缺然乃立鄂爾多法分州縣籍户丁以建宫衛宏義宫騎軍六千長寧宫騎軍五千永興宫騎軍五千積慶宫騎軍八千延昌宫騎軍二千彰愍宫騎軍一萬

崇德宫騎軍一萬興聖宫騎軍五千延慶宫騎軍一萬太和宫騎軍一萬五千永昌宫騎軍一萬敦睦宫騎軍五千文忠王府騎軍一萬十二宫一府自上京至南京總要之地各置提轄司重地每宫皆置内地一二而已入則居守出則扈從有兵事則五京二州各提轄司傳檄而集不待調發州縣部族十萬騎軍已立具矣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隸兵籍每正軍一名馬三疋打草穀守營鋪家丁各一人人鐵甲九事馬韉轡馬甲皮鐵

視其力弓四箭四百長短槍錔鏢斧鉞小旗鎚錐火刀石馬盂粆一斗粆袋搭毦傘各一縻馬繩二百尺皆自備

金初諸部之民無他徭役壯者皆兵平居則佃漁射獵習為勞事有警則下令部內及遣使詣諸貝勒徵兵凡步騎之仗糗皆取備焉其部長曰貝勒行兵則稱曰明安穆昆從其多寡以為號明安者千夫長也穆昆者百夫長也穆昆之副曰富埒琿士卒之副從曰伊勒希太

祖收國二年以兵二千五百破耶律色實始命以三百戶為穆昆穆昆十為明安繼而諸部來降率用明安穆昆之名以授其首領而部伍其人出河之戰兵始滿萬而遼莫敵矣及來流鴨水鐵驪布古德之民皆附東京既平山西繼定內收遼漢之降卒外籍部族之健士以壯部百三十戶為一穆昆諸州漢人六十五戶為一穆昆親信之臣並領所部為明安世宗以上京地廣而腴出府庫錢以濟行資牛畜遷率瑣一明安和囉噶二明

安二十四穆昆以實之多易置河北山東所屯之舊括民地而為之業户頒牛而使之耕畜甲兵而為之備乃大重其權授諸王以明安之號或新置者特賜之名制其奢靡禁其飲酒習其騎射儲其糧糒其備至嚴也元世祖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户之下置總管千户之下置總把百户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統之初有蒙古軍特默齊軍蒙古軍皆國人特默齊軍則諸部族也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以

下盡簽為兵十人為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鬭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既平中原發民為卒是為漢軍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其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乣軍契丹軍女直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畬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者蓋鄉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達爾罕軍

明初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征伐

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京軍設三大營一曰五軍一曰三千一曰神機居常五軍肄營陣三千肄廵哨神機肄火器大駕征行則大營居中五營分駐步内騎外騎外為神機神機外為長圍周二十里樵採其中自成祖至宣宗皆以京營制勝焉景帝時兵部尚書于謙建議以三大營各為教令臨期調撥兵將不相習乃請於諸營選勝兵十萬分十營團練每營都督一號頭官一都指揮二把

總十領隊一百管隊二百於三營提督中推一人充總兵官以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人為提督出征即令原都督等統領之

論將

唐李勣統兵與李靖合攻突厥勣曰頡利得度磧保九姓卒難以定若約齊薄之不戰可縛矣靖從之率衆夜發勣先勒兵屯磧口頡利奔不能度遂降太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築長城以勞中國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

南賢於長城遠矣又太宗征遼薛仁貴著白衣自標幟持戟腰鞬兩弓所向披靡敵遂奔潰帝召仁貴曰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閫外莫如卿者吾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遷右領軍中郎將後以罪除名未幾拜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突厥問唐將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皆下馬羅拜

宋范仲淹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令諸將領之寇至則

官甲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致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分番禦敵元昊聞之相戒勿犯

金宗弼再伐江南以酈瓊素知南方山川險易召至軍計事瓊從容語同列曰瓊嘗從大軍南伐每見元帥國王親臨陣督戰矢石交集而王指麾三軍意氣自若用兵制勝皆與孫吳合可謂命世雄材矣至於親冒鋒鏑進不避難將士視之孰敢愛死宜其所向無前日闘

國千里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用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名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為已功歛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何能整軍而經武耶衆以為確論

明章溢侍太祖因問征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可必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

令文忠由浦城取建寧此尤萬全計也太祖喜立詔文忠督師閫中

搜才附

唐李筌太白陰經曰有深沉謀慮出人意表者名曰智囊之士有辭縱理横飛箝捭闔能移人之性奪人之心者名曰説辯之士有得敵國君臣門閭請謁之情者名曰間諜之士有知山泉水井次舍道路迂直者名曰鄉導之士有制造五兵攻守利器竒變譎詭者名曰伎巧

之士有引五石之弓矢貫重鎧戈矛劒鋮便於利用陸搏犀兕水攫鼋鼍跳身捕敵搴旗撫鼓者名曰猛毅之士有立乘奔馬左右超忽踰越城堡出入廬舍而無形迹者名曰趫捷之士有往返三百里不及夕者名曰疾足之士有力負三百六十斤行五十步者名曰巨力之士有步五行運三式多言天道詭説陰陽者名曰伎術之士

宋許洞虎鈐經曰今之取人幸求其多學而舍其偏技

非良術也兵家所利隨其短長用之也精銳者使鬬果敢者使攻沉毅而性執者使據阻險輕捷者使誘敵剛愎者使當鋒利口喋喋者使用間善竊者使盜號探敵惡言者使揚毀詈罵奇才異識者使預談論深識大度者使安衆志倔強多力者使斬關榛莽善隨地形結搆者使度樹營柵諳山澤高下水泉之利者使詳地形妖言詐辭善張皇鬼神推衍天命者使揚聲惑衆以動敵心善擇地勢平險知往來細大之蹊路者使通儲糧奇

辯偉辯能駕虛務大者使奮振威德耳目聰明善探敵情者使伺候奸偽敏才健筆者使主牋檄明七曜休咎者為歷數之士善占風雲氣候者為候風氣之士曉六壬遁甲者為選日之士善蓍龜者為卜筮之士人醫須二十以上以兵數增之獸醫亦如人醫之數大將軍推通材者與之參議可否故我大衆之內無棄人爲人無所棄斯動則有功矣

明金幼孜北征録曰正兵之外復收諸色材技分為二

十八將一辭說將招善游談辯說者充一間諜將招善探聽事務者充一鄉導將招曾歷內外道路者充一伏兵將招善搜伏隱路者充一營寨將招善辨形驗勢者充一聽望將招耳聾目瞽者充（聾者專於望瞽者專於聽）一偷劫將招善攻營襲寨者充一潛身將招善無火夜行者充一輕捷將招善上竿立索者充一樓閣將招善緣牆上壁者充一窟穴將招善穿窟穴者充一烟火將招善飛烟走炮者充一毒藥將招善修合藥餌者充一醫人將招

善醫人病者充一醫馬將招善醫馬病者充一波濤將
招善弄潮泛水者充一洋海將招識海道者充一風雲
將招善辨風驗雲者充一孤虛將招善鑽龜揲易六壬
太乙者充一遊獵將招善羅弋禽獸籠檻教使者充一
鋒刄將招善煉鋼團鐵者充一觔角將招善製弓弩者
充一皮革將招善薰皮雙線者充一樓櫓將招善斤斧
繩墨者充一油漆將招善煎油髹漆者充一機杼將招
善機織錦羅者充一丹青將招善揮染繪畫者充一機

巧將招善雕鐫裝塑者充二十八將各置隊伍教以本色材伎無習武藝戰鬬案龍韜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處所長隨時變化以為紀綱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歷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理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

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覘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鋭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奸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諜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託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筭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太公之需才如此使非旁搜博採何由備用哉搜才之法談兵家多言之者而其目莫詳於太白陰經虎鈐經北征録故備載之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二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三

兵

法制

唐貞觀初練兵之制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分步隊騎隊左右相距百步各執矟幡叉旗擊鼓則進聞金則却以吹角始以吹角止因縱獵獲各入其人至開元中以仲冬月講武前期所司于都門外

除地為場為和門墠地為營坪立表為進退之節至日將士集依方色建旗東西成列吹角三通聽誓於大將軍鼓鳴旗舉士衆趨進東軍鼓而舉青旗為直陣西軍亦鼓而舉白旗為方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赤旗為銳陣東軍亦鼓而舉黑旗為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為圜陣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為直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為方陣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為銳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為曲陣西軍亦鼓而舉黃

旗為圓陣以應之凡陣遞為主客先舉為客後舉為主
五變而畢事步軍畢乃講騎軍進止如之後詔府兵六
歲一簡自彍騎羽林之軍設擇材勇者傾習弩射亦以
試士及第者有賞元宗講武驪山以虧失軍容詔斬兵
部尚書郭元振坐之纛下宰相跪諫曰元振推戴上皇
有大功得免死流新州禮儀使唐紹草軍儀有失斬之
諸軍震恐失序惟薛訥解琓軍不動帝召至慰勞又李
光弼代郭子儀鎮朔方麾幟仍舊號令一新會師兵東

出大將張用濟稍逗遛立斬之諸將畏服用命

五代漢將史弘肇御衆嚴整將校少不從命即撾殺之士卒犯民田及繫馬于樹者皆斬軍中畏服

周世宗與北漢戰右軍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世宗親冐矢石擊敵却之歸即收愛能徽及軍士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竒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將士股栗所至克捷

宋初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健勇者升上軍怯弱

者為剩員並詔諸州長吏精練部兵送闕下仍日習之習法以鼓聲為節騎兵五習步兵四習閱陣畢令解鐙以弓弩射營製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騎兵只射九斗至七斗弓畫的五暈去的二十步引滿發中者視暈數論賞騎兵帶甲射不能發矢者奪所乘馬與本營藝優士卒後又立挽强蹠硬射格以春秋大教弓射夏三月祇習短兵咸平中閱侍衛兵二十萬於東武村步騎交屬左右相

向都指揮執方旗以節進退使人于兩陣中執旗登候臺應之初舉黃旗諸軍旅拜次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旗動鼓作諸軍士皆三挑而後退次舉白旗諸軍復拜遂舉黑旗以振旅軍于左者畧右陣右者畧左陣而還熙寧五年以蔡挺銜教陣法頒諸路五伍為隊五隊為陣陣横列騎兵二隊亦五伍列之束草為人射馬中者有賞馬步軍皆前三行槍刀後二行弓弩隊中附虎蹲弩床子弩各一具射與擊刺迭出以鼓為節聞

金即退其人馬强者預隱隊中遇有用處則别出為奇南渡後專習制禦鐵騎摧鋒破敵之法習全副執帶出入短檣神臂弓長柄䑋刀馬射穿甲施用棍棒每營揀二十人閱習放砲排日就營教閱每軍各置旗號前軍緋旗鳥為號後軍皂旗龜為號左軍青旗蛟為號右軍白旗虎為號中軍黄旗神人為號又别以五色物號制招旗分旗舉招旗則五軍以旗相應合而成陣舉分旗則五軍以旗相應分而成隊左右前却或分藏為伏或分

出為竒皆舉旗為號更鳴小金應鼔備瞻望不及者預約伏藏之所緩鳴小金即止急鳴應鼓即竒兵出陣趨戰急鳴小金即伏兵盡出其春秋大校皆依此法乾道四年十月大閱于茅灘教場先期修築将壇至日三衙管軍與各軍統制統領将佐全裝披帶率三司馬步軍兩忠毅軍寨馬軍各執弓槍帶刀斧齊集視黄旗舉中軍鳴角馬步軍簇隊連三鼓馬軍上馬步人撮起旗槍四鼓舉白旗中軍鼓聲應變方陣為備敵之形别髙一

鼓步軍四向如遇敵且戰且前馬軍出陣如交鬬再高一鼓各分歸本位五鼓舉黄旗變圓陣如自環固又三鼓舉赤旗變銳陣魚貫斜列如衝敵再舉青旗變直陣中間節次皆如方陣鳴金收隊重三鼓馬軍上馬步人鋋落擊刺中節仍鳴角簇隊步人分東西引拽馬軍交頭隨隊呈試驍銳大刀繼而進試車砲烟槍各藝訖鳴金收軍先是熙寧中趙卨言大閱陣隊且以萬二千五百人為法旌旗麾幟各隨方色仍依唐李靖結隊之式

稍為變動每一大隊合五中隊五十人為之中隊合三小隊九人為之小隊合三人為之皆令自擇其心意相得者又選壯勇善槍者一人為旗頭令自擇如己藝心相得者二人為左右傔自選勇悍者一人為引戰選軍校一人執刀在後為擁隊凡隊內一人用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中隊應援中隊用命大隊應援大隊用命小隊應援如觀望不赴救致有失者本隊委擁軍校次隊委本轄校將審勘所由斬之其不可救與不能救者不

坐用法精密後用張誠一李憲等效李靖六花陣法教演七軍曰營曰陣止為營行為陣營則正陣則奇至淳熙間又立槍手射鐵簾賞格槍手以贏刺多少為十二等支銀兩高下有差射鐵簾以步數遠近犒賞緡錢有差又岳飛討楊么統制任士安不禀前帥令致軍無功鞭之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乃挑賊併攻伏兵四起擊賊走之孟宗政權棗陽軍初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孟珙以元兵至三川下令應出戍主兵

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狥由是諸將禀命惟謹

遼制鑄金魚符調發軍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有遠探欄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凡舉兵帝率羣臣祭告天地日神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諸陵及木葉山神乃詔諸道徵兵惟南北奚王東京渤海兵馬燕京統軍兵馬雖奉詔未敢發兵必以聞上遣大將持金魚符合然後行始聞詔攢戶丁推戶力覈籍齊衆以待

自十將以上次第點集軍馬器仗符至兵馬本司自領使者不得與惟再共點軍馬訖又以上聞量兵馬多少再命使充軍主與本司互相監督又請引五方旗鼓然後皇帝親點將校選士卒其南伐點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鴛鴦泊及行並取居庸關曹王峪白馬口古北口阿達木口松亭關榆關等路將至平州幽州境又遣使分道催發不得久駐恐踐禾稼出兵不過九月還師不過十二月皇帝親征留親王一人在幽州權知軍國大事

既入南界分為三路廣信軍雄州權知各一嶲必由中道兵馬都統護嶲等軍皆從各路軍馬遇縣鎮即時攻擊若大州軍必先料其虛實可攻次第而後進兵至宋北京三路兵皆會以議攻取及退亦然三路軍馬前後左右有先鋒遠探欄子馬各十數人在先鋒前後二十餘里全副衣甲夜中每行十里或五里少駐下馬側聽有無人馬之聲有則擒之力不可敵飛報先鋒齊力攻擊如有大軍走報主帥敵中虛實動必知之軍行當道

州城防守堅固不可攻擊引兵過之恐敵人出城邀阻乃圍射鼓譟詐為攻擊敵方閉城固守前後無阻引兵進分兵抄截使隨處州城隔絶不通孤立無援所過大小州城至夜恐城中出兵突擊及與鄰州計會軍馬甲夜每城以騎兵百人去城門左右百餘步被甲執兵立馬以待兵出力不能加馳還勾集衆兵與戰左右官道斜徑山路河津夜中並遣兵巡守其打草穀家丁各衣甲持兵旋團為隊必先砍伐園林然後運土木填濠塹

又於本國州縣起漢人鄉兵萬人隨軍專伐園林塡道路禦寨及諸營壘惟用桑柘梨栗軍退縱火焚之敵軍既陣料其陣勢小大山川形勢往回道路救援捷徑漕運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後于陣四面列騎為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為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諸道皆然更退迭進敵陣不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憊又令打草穀家丁馬

施雙帚因風疾馳揚塵敵陣更互往來敵既飢疲目不相覩可以取勝若陣南獲勝陣北失利主將在中無以知之則以本國四方山川爲號聲以相聞得相救應若帝不親征重臣統兵不下十五萬衆三路往還北京會兵進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行事次第皆如之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不命都統止遣騎兵六萬不許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但於界外三百里内耗蕩生聚不令種養而已軍入南界步騎車帳不循阡陌三道將領各一

人牽欄子馬各萬騎支散游奕百十里外更迭覘邏及暮以吹角為號衆即頓舍環繞御帳自近及遠折木稍屈為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軍行鼓三伐不問晝夜大衆齊發未遇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乘新羈馬蹄有餘力成列不戰退則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賫散而復聚善戰耐寒此兵之所以強也準布達爾罕叛命耶律仁先為西北路招討使許便宜從事仁先嚴斥堠扼敵衝懷柔服從庶事整飭

達爾罕來冦仁先擊敗之

金用兵之制戈為前行號曰硬軍弓矢在後設而不發非五十步不射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輙不可出人攜不滿百隊伍之法五十百千皆有長五長擊柝十長執旗百長挾鼓千長則旗幟金鼓悉備五長戰死四人皆斬十長戰死五長皆斬百長戰死十長皆斬凡為將自執旗人視其所向而趨自主帥至步卒皆自馭無從者國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

者始議畢即漫滅之人不聞聲其密如此將行軍大會而飲使人人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即為將任其事師還又大會問有功高下賞之以金若干舉以示衆或以為薄復增之初盛之時率用騎兵旗幟之外各有字記大小牌子繫馬上為號每五十人分為一隊前二十人全裝重甲持棍槍後三十人輕甲操戈每遇敵必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覘陣之虛實或向其左右前後結隊而馳擊之百步之内弓矢齊發中者常多勝則整

隊而緩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兵之所以強也太祖命舍音都統内外諸軍取遼中京詔曰遼政不綱神人共棄今欲中外一統故命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毋淹師期事有從權無煩奏禀舍音遂克中京又烏珠臨敵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

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直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所向無前屢建奇績

明太祖洪武六年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六部議教練軍士律騎卒必善馳射槍刀步兵必善弓弩槍步射以十二矢之半遠可到近可中為程遠可到將弁百六十步軍士百二十步近可中五十步彀弩以十二矢之五遠可到蹶張八十步划車六十步槍必進退熟習

在京衛所以五千人為率取其一指揮以下官領赴御前驗試餘以次番試在外都司衛所每衛五千人取五之一千戶以下官領赴京驗試餘以次番試軍士步騎皆善將領各以其能受賞否則軍士給錢六百為道里費將領自指揮使以下所統軍士三分至六分不中者次第奪俸七分以上次第降官至為軍止都指揮軍士四分以上不中奪俸一年六分以上罷職李文忠下錢塘入宿城上秋毫無犯令曰敢擅入民居者斬一卒借

民釜立磔以徇又韓雍征廣西猺酋兼程而進一入軍先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慄壁壘改觀卒滅大藤諸賊又梁震為大同鎮總兵大同鎮兵素驕悍鎮巡官畏禍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即反脣瞪目飛章詆語相搖惑震受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犯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以當百五步之内恐爾不得用其衆矣鎮

兵由是斂戢

雜教令附

唐李筌太白陰經曰夫人以心定言定言以出令故須振雄畧出勁詞銳鐵石之心凜風霜之氣發揮號令申明軍法經曰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而名聞諸侯威震鄰國令之不行不可以稱兵三令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申明而不嚴整者將之過也先甲三日懸令于軍門使軍正執

木宣于六軍之衆有犯令者使軍正準令按集軍人而後行刑使六軍皆知之

宋制賞格凡臨陣對賊矢石未交先鋒馳入陷陣突衆賊徒因而破敗者為奇功或冦賊堅鋭城池險固山林阻隘道路遥遠及救兵不繼如此之類既制勝克敵難易相遠並不可以常格酬叙委主將臨時録奏旌賞

明制令凡交鋒之際突入敵陣透出其背殺敗敵衆者勇敢入陣斬將搴旗者本隊已敗敵衆别隊勝負未决

而能救援克敵者受命能任其事出奇破敵成功者皆為奇功齊力進前者首先敗敵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殺敗敵衆者皆為頭功凡建立奇功頭功者其親管頭目即為報知妄報者治以重罪行營及下營之時擒獲姦細者陞賞准頭功哨馬生擒敵一人賞銀三十兩斬首一級者二十兩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四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校對官編修臣周厚轅

謄録監生臣李載文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四

兵

料敵制勝

唐高祖遣李密出關長史張寶德言其必叛乃敕密更受節度密曰無故召還恐無生理遂斬使者入桃林縣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川刺史張善相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盛彦師

聞之率衆躡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衆夾路而伏諭之曰俟賊半渡一時俱發或曰聞密欲向洛而公入山何也彦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後追之山路險隘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得先入谷擒之必矣密果南出半渡彦師擊斬之傳首長安又太宗征高麗至元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車駕次安市高麗北部傉薩高延壽帥兵十五萬來援上謂諸將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為壘據

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後延壽果敗舉衆降又唐休璟在邊遇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休璟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謂麾下曰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耳然其下皆貴臣子弟不習戰請爲君破之乃披甲先登六戰皆克又李光弼圍安太清於懷州因史思明來

救壁野水渡比暮還軍留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必令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曰兵幾何曰千人曰將為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大將高暉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閧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

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為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嗣由地道攻城俘安太清以獻又李晟討朱泚之亂引兵叩都門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宫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

天誘之矣勒吳詵等縱兵鏖擊晟以精騎鼓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郤走又楊朝晟為邠寧節度使請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要路詔問須兵幾何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帝曰嚮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敵境何易邪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敵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敵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敵退則運芻糧實之此萬全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敵亦集

衆來與我爭戰何暇築城哉帝從之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旬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距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策

五代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此可以俱斃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霍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

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來侵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郭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為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又莊宗既定魏州梁將劉鄩軍於洹水時張源德據貝州魏人請先擊貝州然後東出師循地滄海莊宗曰貝州魏之邊郡壁壘完堅源德託附劉鄩勢難卒解德州西接貝州與滄帥共為首尾昨偵其無備可以輕騎

取之若在彼駐軍二賊自然勢解各保孤城然後進擊於是遣騎軍晝夜兼行襲德州郡將不意師至踰垣而遁遂克其城又莊宗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深以為憂召諸將會議郭崇韜對曰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巳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為備凝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偽主授首則諸將自

降矣莊宗意乃决濟河至鄆州中夜進軍以李嗣源為前鋒遇梁兵連破之擒王彥章莊宗謂諸將曰段凝猶在河上何向而可諸將以為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傅於海然後覬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嗣源曰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决河須自白馬南渡舟檝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

無險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莊宗從之遂滅梁

周太祖因劉旻攻晉州遣王峻將兵討之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阬峻喜謂其屬曰蒙阬晉絳之險也旻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以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旻聞周兵大至即解去

宋太祖謀伐蜀遣王全斌由鳳州劉光儀由歸州進光儀將行太祖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至此泝流而上

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權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前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蜀監軍武守謙領麾下與光儀騎將張廷翰戰敗遂入寧江城守將高彥儔自焚死又曹彬潘美諸將北伐陛辭太宗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敵聞我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後彬違詔致敗又景德時劉永規知宜州在郡嚴酷

衆咸怨馬澄海軍校陳進率所部害永規擁判官盧成鈞爲謀主嬰城拒命詔東上閤門使曹利用等發兵討之初奏至真宗謂王旦等曰司天屢言當有兵方憂遠地牧守不得其人今果有是當遣使翦除旦言利用精於方畧悉心王事此賊不過保其家屬據城拒守或掠城中貲以趨山林如此不足爲慮若選募驍勇立謀主直趨廣州彼其智識必不及此猶慮爲人誘教爾及聞賊分據柳州洛容縣帝曰此不能離窟穴枉自棄耳不

久遂平又王韶以龍圖閣待制知熙州入朝會轄戩敗景思立於踏白城圍河州甚急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守城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令知救至必設伏待戰且新勝氣鋭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扼吭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也乃直叩定羌城破結和爾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轄戩知援絶拔栅去又章楶知

慶州時朝廷戢兵戒邊吏勿妄動溍言夏人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鄙不得休息宜稍取其疆土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據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遂乘便出討以致其師夏果入圍環州溍諜知之遣驍將伏兵洪德城夏師過之鼓譟而出斬獲甚衆又孟珙少時從父宗政在襄金人攻襄珙料其必窺樊城乃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渡伏發大敗之又趙范趙葵擊李全於

揚州全敗走范癸議所向癸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乃悉精鋭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誑之全望見喜直前突鬭范麾兵並進癸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追及刺殺之

遼耶律烏魯斯與晉將杜重威戰於望都被圍衆言陣薄處可出烏魯斯曰恐彼有他備竟引兵衝堅而出迴

視衆所指處皆大塹也其料敵多此類

金太祖將舉兵伐遼問都古嚕納曰遼名為大國其實空虛主驕而士怯戰陣無勇可取也吾欲舉兵仗義而西君以為何如都古嚕納曰以主公英武士衆樂為用遼主荒於畋獵政令無常易與也太祖從之卒滅遼又

薩里哈因宋吳玠擁重兵據涇州涇原以西多應之欲退守京兆俟河南河東軍古英曰我退守吳玠必取鳳翔京兆同華據潼關吾屬無類矣不如速戰我軍陣涇

之南原宋兵必自西原來古英與希卜蘇各以選騎五百摧其兩翼元帥當其中擊之可以得志監軍巴爾斯曰二子當其左右巴爾斯願當其中元帥據岡阜多張旗幟為疑兵可以得志薩里哈從之吴玠兵果自西原來古英希卜蘇擊其左右自旦至午吴玠左右軍少退巴爾斯當其前衝擊之遂敗玠軍自此蜀人不敢復出關陜遂定

元太祖諭諸將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

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讎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又郭侃從宗王實喇烏克西征至密實勒會日暮已休復驅兵起祇留數病卒西行十餘里頓軍令軍中銜枚轉箭敵不知也潛兵夜來襲殺病卒克鼐蘇勒坦大驚曰東天將軍神人也遂降後世祖即位侃上疏陳平宋之策其畧曰宋據東南以吳越為家其要地則荆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

取襄陽既克襄陽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置之勿顧而直趨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後皆如其策又中統元年哈喇布哈琿塔哈據六盤山以兵應額呼布格商挺謂廉希憲曰為六盤有三策悉鋭而東直擣京兆上策也聚兵六盤觀釁而動中策也重裝北歸以應和林下策也希憲曰彼將何從挺曰必出下策已而果然於是令巴沁汪良臣發兵禦之六盤之兵既北而阿勒達爾自和林引兵南來與哈喇布哈琿塔哈

遇於甘州哈喇布哈以語不合引其兵北去阿勒達爾遂與琿塔哈合軍而南時諸王哈丹率騎兵與巴沁汪良臣兵合乃分為三道以拒之大戰於甘州東殺阿勒達爾琿塔哈事聞帝大悦曰商孟卿古之良將也

明劉基初見太祖太祖問征取計基曰士誠自守奴不足慮友諒刼主脅下名號不正地據上流其心無日忘我宜先圖之陳氏滅張氏勢孤一舉可定然後北向中原王業可成也太祖大悦會友諒陷太平謀東下勢甚

張諸將或議降或議奔據鍾山太祖名基入內基奮曰主降及奔者可斬也太祖曰計安出基曰賊驕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後舉者勝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矣太祖用其策誘友諒至大破之又常遇春因陳友諒來援安慶料其必攻池州乃伏銳士於九華山敵果來攻伏起擒斬萬餘人又張士誠攻新城李文忠帥朱亮祖等馳救去新城十里而軍胡德濟使人告賊勢方盛宜少駐以俟大軍文忠曰兵在謀不在衆

乃下令曰彼衆而驕吾少而銳以銳遇驕何憂不克彼軍輜山積此天以富汝曹也勉之乃分左右軍文忠横槊引鐵騎數千乘高馳下大軍繼之敵遂大潰又沐春嗣父英爵鎮雲南洪武時平越舊蠻立瀾滄衛阿資復叛與何福討之春曰此賊積年逋誅者以與諸土酋姻婭輾轉亡匿令悉發諸酋從軍縻縶之而多設營堡制其出入賊必授首遂趨越州分道逼其城伏精兵道左以羸卒誘賊縱擊大敗之遂擒阿資

敵十五形帥十過附

宋許洞虎鈐經曰猛而輕死者可伏而挑之也智而遲者可逼之也機事疾速而不精者可誘也機緩而精者可抗也自功者可間其下也信人者可詐也不信人者可離也剛愎自用者可乘也親愛人者可侮也貪者可賂也鄙者可奪也廉者可汚也清者可辱也畏鬼神者可驚也懦而好用人者可欺也將有是十五者擊之無疑也士卒使用無時者可擊也士馬秣食無時者可擊

也結營之地無出入之便者可擊也臨陣喧譁約之不止者可擊也營柵無泉源溪澗者可擊也動而不能避日耗月刑者可擊也諸將爭功者可擊也謀臣放逐者可擊也吏士怨怒者可擊也傳呼不應節者可擊也是十者但候而擊之無疑焉

察而後動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竇建徳悉衆來援太宗集將佐議之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

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若據守虎牢以軍
汜水伺間而動破之必矣

五代時南唐李金全將兵救河中軍於沂州之境方與
諸將會食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北皆羸弱請掩之
金全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漢伏兵四起金鼓聞十
餘里金全曰曏可與之戰乎於是退保海州

宋韓世忠征劉忠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衆莫
測一夕馳騎穿賊營候者呵問即以賊軍號隨聲應之

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遂伏精兵於白面山與諸將
扳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
旗蓋傳呼如雷賊驚潰因斬忠
金太祖天輔時遼耶律伊都降金金以為監軍久不遷
常怏怏伊都有叛心遣使約燕京統軍諳里反諳里亦
契丹人時金西監軍烏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
信回行數百里因獵居庸之東遥見二騎馳遁交相遇
於道立馬久談烏舍疑之命數騎追一人至詰曰爾何

人也曰伊都使者以軍事詣燕京統軍司詰里烏舍曰爾等適立馬話及何事曰問候烏舍曰非也問候之語無許久又曰話别烏舍曰亦非也話别之語無許久又曰叙家事烏舍曰家事固非立馬叙又曰叙往事烏舍曰往事亦非立馬叙馳者詞窮面顫且戰慄不已烏舍察其言色兼素疑伊都詰里皆契丹反覆無定因以詐折之曰我知汝二人密議反者近有人密告伊都詰里反期於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伺果得爾輩夫何隱

馬其人謂烏舍果知不敢隱伊都之叛由是敗
元阿珠沉幾有智畧入覲與參政阿爾哈雅奏請伐宋帝命相臣議久不決阿珠進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帝即可其奏詔益兵十萬與丞相巴延參政阿爾哈雅等同伐宋又汪良臣將兵攻嘉定昝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先大搜山谷果得而殺之乃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破之萬壽乞降

明王守仁討横水賊始仍故事招安之因給以牛種俾力耕自新所遣使與繪者俱盡圖其山谷險易狩以秋高進兵食其所穫賊不及備大破之

驗虚聲知無實

五代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四月漢高祖於晉少帝開運四年二月即位仍稱天福十二年收復承天軍軍太原東都土門所衝也乃留步卒一千戍之備其不虞時契丹還衆每驚潰敵乃焚其井邑一日之中狼烟百餘舉高祖曰此必敵之將退張虚勢也

乃遣親將葉仁魯領步騎三千趣之會敵黨發掘掠取不意軍至敗之斬級獲馬各千餘而還
金阿蘇叛奔遼太祖遣實古納尼楚赫往索阿蘇實古納等還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於是議伐遼遼統軍司聞始為備命統軍蕭托卜嘉調諸軍於寧江州太祖使富卦喇復索阿蘇實觀其形勢富卦喇還言遼兵多不知其數太祖曰彼初調兵豈能遽集如此復遣呼實布往還言惟四院統軍司與寧江州軍及渤海八百人

耳太祖曰果如吾言謂諸將佐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衆皆曰善乃舉兵伐遼又宗望伐宋渡江敗宋兵於江上遣瓊都等以兵追宋主宋主入會稽若為堅守計有兵數千列陣於郭東竹葦間諸將欲擊之瓊都曰此詐也不若急攻城不然將由他門逸去諸將猶豫未决而宋主果於他門以單舟入海不獲而還

元阿珠既築壘斷襄陽糧道宋將夏貴范文虎復相繼

來援又分兵出入東岸林谷間阿珠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備新堡諸將從之明日宋兵果趨新堡大破之

敵降審察

唐突厥阿史德温傅反與阿史那伏念合詔裴行儉總諸軍討之伏念密送降款請自効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數日有烟塵漲天而至斥堠惶駭來白行儉召三軍謂曰此伏念執温傅來降非他也然受降如受敵

但須嚴備更遣單使仍前勞之少間伏念果率屬縛温傅來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

宋夏州李繼遷遁斤澤都廵檢曹光實選精騎襲之繼遷僅以身免獲其母妻於是繼遷復結婚於豪酋轉徙伏匿浸以强盛使人紿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不能自存矣公許我降乎因陳舅甥之禮期某日於葭蘆川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十數人近城迎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導北行至

其地忽舉手揮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又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為書遺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懐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以禦之

遼韓匡嗣耶律沙伐宋以報圍城之役耶律休格率本部兵從匡嗣等戰於滿城翌日將復戰宋人請降匡嗣

信之休格曰彼衆整而銳必不肯屈乃誘我耳宜嚴兵以待匡嗣不聽休格引兵憑高而視須臾南兵大至鼓譟疾馳匡嗣倉卒不知所為士卒棄旗鼓而走遂敗績休格整兵進擊敵乃却

元郭侃征西屢捷至大房其將珠蘇爾致書請降左右以為信然易之侃曰軍機多詐不可信也若中彼計恥莫大焉乃嚴陣以待珠蘇爾果以兵來邀侃與戰大破之巴爾蘇勒坦降下其城一百八十五又李恒圍隆興

宋轉運使劉槃請降恒察其詐容為之備槃果以鋭兵突至恒擊敗之殺獲殆盡乃降又星節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值汝潁妖賊起會僚屬議之或曰有鄭萬户老將也宜起而用之星節乃命募士兵完城池修器械嚴廵警悉以其事屬鄭賊聞之遣其黨二千人來約降星節與鄭謀曰此詐也然降而卻之則不可受而審之可也果得其情乃殲之械其渠魁數十人以待命適有旨召星節為大司農同僚受賊賂乃誣鄭罪而釋其所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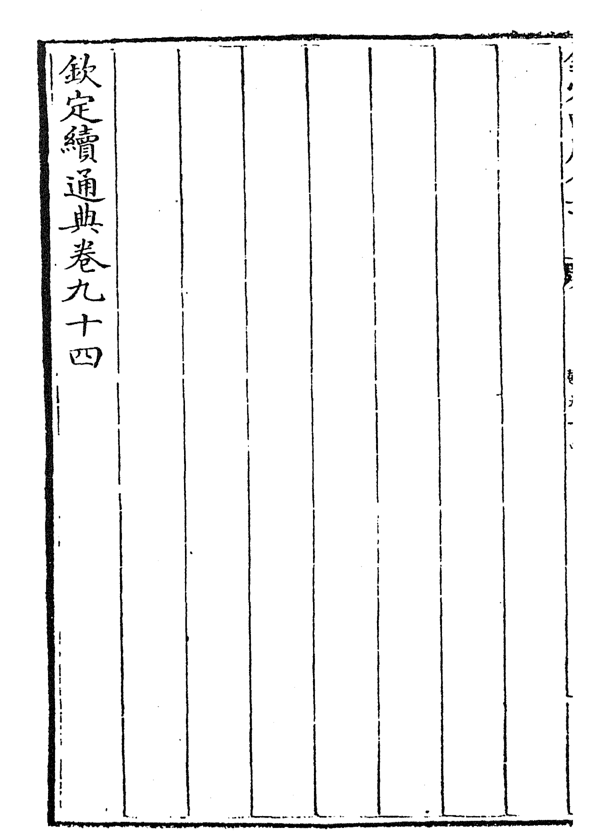
明日賊大至內外響應城遂陷又伊蘇擒婁特穆爾布哈賊黨程思忠等乞降於參政撤凌特穆爾為請命於朝詔許之命伊蘇退師伊蘇度賊必以計怠我師乃嚴備以偵之程思忠果棄城遁去亟追至瑞州殺獲萬計賊遂東走

明鄧愈駐兵于臨江之平塘時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款而實無獻城之意愈知其情捲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遁

臣等謹案元劉元振為成都經畧使宋瀘州守將劉整密送欵求降元振往受之諸將皆曰劉整無故而降不可信也元振曰宋權臣當國賞罰無章有功者往往以計除之是以將士離心且整本非南人而居瀘南重地事勢與李全何異此舉無可疑者遂行其父哈瑪爾戒之曰劉整宋之名將瀘乃蜀之重地今整遽以瀘降情偽不可知汝無為一身慮事成則為國家利不成則當效死乃其分

也元振至瀘整開門出迎元振棄衆而先下馬與整相見示以不疑明日請入城元振釋戎服從數騎與整聯轡而入飲燕至醉整心服焉元振還宋瀘州主帥俞興率兵圍瀘州晝夜急攻城幾陷左右勸元振曰事勢如此宜思變通整本非吾人與俱死無益也元振曰人以誠歸我既受其降豈可以急而棄之且瀘之得失關國家利害吾有死而已乃犒將士募善游者賫蠟書至成都求援又權

造金牌分賞有功未幾援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興兵大敗之興退走據此實與杜典之意互相為用夫敵情多詐受降者固不可不審察以燭其幾然使過於疑則又無以服降者之心而收實效觀劉元振之處劉整可謂信義交至而劉整亦卒無叛意要惟能審察而後能不疑此又臨敵者所當知也謹附識於此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四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五

兵

間諜

唐郭元振為武衛參軍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元振言吐蕃倦徭戍久矣咸願和解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不從則其下必怨斯離間之漸也如其計後吐

蕃君臣相猜擕卒誅欽陵又李晟邏得朱泚將姚令言等諜者令釋縛飯飲之遣還敕曰為我謝令言等善為賊守勿不忠於泚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

宋太祖忌江南林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别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又曹瑋馭軍嚴明尤善用間周知敵動靜時李繼遷叛徙瑋知

鎮戎軍繼遷虐用其民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以離諸羌由是康諾爾等族請內附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弈棋不聽言者不已遽曰吾使之往也未幾夏人斬叛者投其首境上又种世衡居青澗城時夏元昊方強其貴人伊勒綱朗凌裕勒且兄弟有材謀親信用事邊臣欲以謀間之鄜延經畧使龐籍兩爲保安軍守劉拯書賂番部博綽以達伊勒兄弟而涇原路王沿葛懐敏亦遣人持書及金寶以

遺裕勒且會綱朗凌令朗黙特實竒黙囊等三人詣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為間留使監商稅出入騎從甚寵有僧王光信者趫勇善騎射習知番部山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為鄉導數盪族帳奏以為三班借職改名嵩世衡為蠟書遺嵩遺綱朗凌言朗黙特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為夏州節度使奉錢月萬緡旌節已至趣其歸附以棗綴畫龜喻其早歸之意綱朗凌得書大懼自所治執嵩歸元昊元昊疑

綱朗凌貳已不遣還所治且錮嵩穽中使其臣李文貴以綱朗凌音報世衡且言不違所遺書意或許通和願賜一言世衡以白籍時朝廷已欲招撫籍召文貴至諭以國家開納意縱使還報元昊得報出嵩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偕來自是繼遣使者請降稱臣如舊世衡聞伊勒兄弟誅為文越境祭之一云綱朗凌號伊勒王裕勒且號天都王世衡既以計誅伊勒欲并間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於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中伺敵至急爇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敵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以此得罪元昊既失心腹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

又岳飛知劉豫結尼雅滿而烏珠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烏珠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乎前遣汝至齊誘致四太子何竟不報今齊使至爾乃來不亦緩乎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若與豫誘四太子狀謂諜曰姑貸汝圖後效刲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烏珠果疑豫馳白其主廢之

金世祖既平和諾克薩達富珠哩部布呼猶保薩阿宗村招之不出布呼之屬曰舒嚕舒嚕之母嫁於圖們部

達爾罕貝勒而為之妾達爾罕與族兄弟瑪賚音貝勒
俱事世祖世祖欲間舒嚕於布呼謂達爾罕曰汝之事
我不如瑪賚音之堅固也蓋謂舒嚕母子一彼焉一此
焉以此撼舒嚕舒嚕聞之遂殺布呼而降又赫舍哩志
寧討鄂斡大敗之鄂斡入於奚中志寧獲敗將碩和卓
釋弗殺許以官賞縱之歸約以捕鄂斡自効碩和卓既
去見鄂斡秘不言見獲事乃反間奚人於鄂斡曰陷泉
失利奚人有貳志不可不察當是時鄂斡屢敗其下亦

各有心碩和卓乃與賊帥實圖根執鄂斡降又完顔霆攺大名路提控取玉田三河香河三縣徙屯濱棣淄留副將孫江守滄州江降於王檝而將兵圍觀州霆乃詐作書與孫江約同取滄州者王檝得其書果疑孫江與霆有謀召江還殺之霆乃定觀州而還

明太祖駐建康陳友諒率兵六十萬順流攻取又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太祖慮二人謀合為害益難支乃因康茂才與友諒舊知遣為間紿偽降約為内應招之速

來紿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遂令閽者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公何在閽者曰見守江東木橋乃與酒食遣還謂曰吾至呼老康為驗閽者還以告乃命李善長亟撤江東橋易以鐵石友諒率舟師至

太祖命馮勝常遇春伏於石灰山側徐達於南門外楊璟於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將艨艟出龍江關外自總大軍於獅子山友諒以舟不得進徑衝江東橋見大石驚呼老康無應之者即遣兵登岸立栅太祖下令諸軍拔

柵爭戰伏兵起大破之友諒走還又徐達攻平江不下
時莫天佑為張士誠守無錫更相脣齒其將楊茂善泅
數從水中為偵達獲茂釋而厚賞之使往來為間因盡
得其虛實遂破之又王守仁勘事福建路經南贛值宸
濠叛亂乃與縣令顧泌約知府伍文定等起兵討賊恐
濠直趨南京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湖廣廣東西江浙
等處各發兵數十萬以疑濠使其遲出遠近聞風有備
又密致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念四吳十三

若有約內應者濠得致書人及密書遂疑士實等士實勸濠舍安慶直趨南京否則徑出蘄黃趨京師濠不聽以至於敗又沈希儀為右江柳慶參將駐柳州時象州武宣融縣猺反詔討之希儀謂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莫如用諜間使官府人為之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與猺通販易者數十人釋其罪而厚撫之使詗賊賊動靜希儀無不知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人皆以為神希儀初至令熟猺得出入城中無所禁因厚賞其黠

者使為諜後漸令猺婦人見其妻賚以酒食繒布其夫常以賊情告者則陰厚之諸猺婦利賞爭勸其夫輸賊情或自入府言之以故賊益無所匿形多易面為熟猺自是柳城四旁數百里無敢攘敓者

不信敵間附

唐李希烈反遷曹王臯鎮江西至豫章大集將吏得裨校伊愼擢為大將治戰艦褒兵二萬以士二千五百委愼等教之初愼嘗從希烈平襄州至是希烈懼為臯用

乃遣慎七牖甲詐爲慎書行間馬德宗遣中使即軍中斬之臯乃抗疏論雪上章未報會賊兵泝江來寇臯乃召慎勉之令戰斬首數千朝廷始信其不二

臣等謹案用間之法我以間往敵亦以間來惟我不信間而後可以用間杜典無此目謹倣其例增附於此

行師先在量力不可窮兵

唐李光弼討史思明時魚朝恩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

弼光弼固言賊方鋭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娼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者來督戰不得已出師北邙令附山阻險而陣懷恩不從賊據高原委物佯北官軍爭獲之伏發大潰

宋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説乃命趙范移司黄州刻日進兵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

其憂始深矣夫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今將之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不聽詔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趙葵以淮西兵五萬人取泗州由泗趨汴會子才軍命楊誼等將兵入洛陽誼至洛東三十里遇敵伏兵大潰葵等亦棄汴而歸

遼太祖天贊二年皇子輝庫濟為大元帥圖魯卜為副既克平州進軍燕趙攻下曲陽北平至易州易人來拒

踰濠而陣李景章出降言城中人無鬭志大元帥將修攻具圖魯卜諫曰我師遠來人馬疲憊勢不可久留乃止軍還大元帥以其謀聞太祖大悅賜賚優渥

金太祖伐遼克臨潢府至沃赫河宗幹諫曰地遠時暑士疲馬乏若深入敵境糧運不繼恐有後艱帝從之遂班師又布薩忠義移軍壓淮境遣赫舍哩志寧率偏師渡淮取盱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人懼而世宗意天下厭苦兵革思與百姓休息詔忠義度宜以行忠義使右監

軍宗叙入奏將近暑月乞俟秋凉進發詔許之又布薩

揆伐宋下眞州宋遣陳璧來告和揆以乞辭未誠徒欲

緩師卻之宋人不獲請成乃决巨勝成公雷塘渚積水

以爲阻盡焚其廬舍儲積過江遁去揆以方春地濕不

可久留且欲休養士馬振旅而還元阿巴齊從皇子鎮

南王征交阯至思明州賊阻險拒守阿巴齊選精鋭

與賊戰於女兒關斬馘萬計餘兵棄關走於是大軍深入

進至交州陳日烜空其城而遁阿巴齊曰賊棄巢穴而

匿山海者意待吾之敝而乘之耳將士多北人春夏之交瘴癘交作賊弗就擒吾不能持久矣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納附勿縱士卒侵掠急捕日熗此策之善者也

臨敵易將

五代梁王彦章將軍攻晉之夾寨南城段凝副之彦章血戰功獨多段凝有異志陰與梁之要臣趙巖張漢傑交通匿彦章捷書而獨進段凝所奏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彦章軍士皆失色及楊

劉之敗凝乃誣奏彦章使酒輕敵以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毀之遂罷彦章以凝為招討使凝尋帥精兵數萬降唐

金宣宗貞祐三年詔諸道按察司講究防秋盧庸陳便宜有曰掌軍之官不宜臨時易代臨敵易將乃兵家所忌將非其人屢代何益時論韙之

元舒穆嚕額森從穆呼哩取東京時金人新易東京留守將至額森諜知之即與數騎邀而致之懐其所受誥

命至東京謂守門者曰我新留守也入據府中問吏列兵於城何為交以邊備對額森曰吾自朝廷來中外晏然奈何欲陳兵以動搖人心乎即命撤守備曰寇至在我是夜下令易置將佐部伍三日穆呼哩至入東京不費一矢又順帝至正十三年張士誠據高郵叛右丞相托克托總大軍出討數敗士誠圍高郵隳其外城城且下順帝信讒解托克托兵柄削官爵以他將代之士誠乘間奮擊元兵潰去由是復振

明世宗嘉靖時倭寇猖獗東南命張經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討之便宜行事時倭二萬餘據柘林川沙窪其黨方踵至經日選將練兵為擣巢計以江浙山東兵屢敗欲俟所徵兩廣狼土兵至用之乃遣總兵官俞大猷遊擊鄒繼芳參將湯克寛分屯金山衛閔港乍浦犄賊三面以待永順保靖兵之集會侍郎趙文華以祭海至與浙江巡按胡宗憲比屢趣經進兵經曰賊狡且衆待永保兵至夾攻庶萬全文華遂密疏

經糜餉殃民畏賊失機帝怒即下詔逮經以蘇松廵撫周珫代之方文華之拜疏也永保兵已至其日即有石塘灣之捷至五月朔倭突嘉興經遣參將盧鏜督保靖兵以大猷督永順兵由泖湖趨平望以克寛引舟師由中路擊之合戰於王江涇斬賊首一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甚衆給事中李用敬等言王師大捷倭奪氣不宜易帥帝不聽卒論經死珫涖任無所展布賊復熾狼土兵亦不奉珫節制大肆焚掠於是東南民既苦倭復苦

兵矣

軍政不一必敗

唐初劉黑闥引突厥寇河北淮陽王道元授山東道行軍總管師次下博與賊軍遇道元帥騎先登命副將史萬寶督軍繼進萬寶與之不協及道元深入而擁兵不進謂所親曰吾奉手詔言淮陽小兒雖名為將而軍之進止皆委於吾今其輕鋭越泥濘交戰吾軍若動必陷泥濘莫如結陣以待之雖不利王而利國也道元遂為賊

所擒又蘇定方從大將軍程知節征賀魯至鷹娑川突厥引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與戰未決既而突厥别部鼠尼施等又領二萬餘騎續至定方正歇馬隔一小嶺去知節十里許望見塵起率五百騎馳往擊之敵衆大潰追奔二十里副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今當結為方陣輜重並納腹中四面布隊人馬披甲敵來即戰自保萬全又矯制收軍不許深入終日跨馬披甲結陣由是馬瘦卒勞無鬭志

定方謂知節曰本來討賊今乃坐守何功之立哉且公
為大將閫外之事不許自專別遣軍副專其號令理必
不然須因繫文度飛表奏之知節不從師竟無功
五代周世宗南征徙下蔡浮橋於渦口為鎮淮軍築二
城以夾淮時南唐元帥李景達遣朱元等屯紫金山築
甬道以餉壽州周師連破紫金諸寨景達雖為元帥而
兵事皆決於陳覺覺與元素有隙以元李守貞客反覆
難信南唐主李景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

叛降於周諸軍皆潰景達以舟兵奔還金陵

宋潘美與契丹耶律色珍戰於飛狐敗績議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内徙時色珍乘勝入寰州兵勢甚盛美副將楊業欲避其鋒但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護軍王侁等以爲畏懦欲從雁門北川中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將行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

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乃與侁師麾下陣於谷口業進與邑珍戰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多羅臺望之無所見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業且戰且行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遂被擒於是雲應朔諸城皆復陷又李顯忠克復宿州與别將邵宏淵不相能金布

薩卒步騎十萬來攻晨薄城列大陣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謂衆曰當此盛夏揺扇於清涼猶不堪況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揺無鬬志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敵始退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變生不測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遂夜引還

元嗚扎爾受命參議陜西行樞密院事比入奏曰關陜要地軍務非輕阿道伊埒國之元臣陛下方委任之伏慮臨時議論不協必誤大計儻有異同臣請得以上聞帝可其奏

明李景隆與郭英吳傑合兵伐燕燕王帥諸將進駐固安謂邱福等曰李九江等皆匹夫無能為惟恃其衆耳然衆豈可恃也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將帥不專政令不一甲兵糧餉適足為吾資耳爾等但秣馬厲兵以待既而戰於白溝河景隆等果大敗

軍無政令敗

宋李綱為兩路宣撫使練士卒修器甲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名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

金哀宗天興時聞元兵至以點檢瓜爾佳薩哈為總帥

率步兵三萬廵河渡命内族長樂監其軍行至封邱而還朝廷置而不問於是薩滿愛實上言曰薩哈統兵三萬本欲乘元兵遠至喘息未定而擊之出京纔十里不逢一人一騎已畏縮不敢進設遇元兵其肯用命乎乞斬二人以肅軍政不報

明張玉因耿炳文帥師北向往覘其營還報成祖曰炳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為遂詔問諸將所嚮衆莫對玉曰當徑趨真定彼雖衆新集志未齊一我軍乘

勝可一鼓破之成祖曰玉言正合吾意吾倚玉一人足辦矣

推誠

唐張儉剌朔州屬李靖既平突厥有思結部者窮歸於儉儉受而安集之其在磧北者親屬私相過省儉不禁示羈縻而已及儉徙勝州後將謂其將叛遽以奏聞朝廷議發兵進討仍起儉為使就覰動靜儉單騎入其部落召諸首領慰諭推腹心咸匍匐歸命又郭子儀鎮河

中時僕固懷恩率吐蕃回紇等三十萬衆掠涇邠躪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敵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拒其東魏楚玉當其南陳回光當其西朱元琮當其北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沒左右前後回紇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故我從以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曰皇帝萬壽回紇悟曰懷恩欺我子儀又使諭之曰公等頃歲遠涉萬里翦除凶

逆恢復二京我與若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懐恩背主棄親於公等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曰敵人之心不可信也請毋往子儀曰敵衆數十倍吾將示以至誠左右又請以騎五百從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敵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免冑徐出而勞之曰安乎公等久同忠義何至於是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佳錦歡好

如初又曹王臯遷湖南觀察使前使辛京杲貪虐有部將王國良者戍武岡賴其富即劾以死國良懼遂散財聚衆據縣以叛歛諸道兵討之再歲不能下臯至遣使遺國良書曰覲將軍非敢大逆者蓋逃讒抗死爾將軍遇我何不速降我固為京杲誣者幸蒙雪何忍以兵加將軍哉以為不然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度也國良得書喜且畏因請降然內尚首鼠臯即日單騎稱使者造國良壘國良延使者入臯遂

大呼軍中曰有識曹王者乎乃我也來受國良降國良
安在一軍愕眙不敢動適有識者走至傳呼曰是國良
匍匐叩頭請罪臯執手約為昆弟盡焚攻守具散其兵
令赴農桑有詔赦之賜名惟新又馬燧討李懷光於長
春宫懷光將徐庭光以兵六千守宫城禦備甚嚴燧度
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久攻所傷必多乃挺身至城下
呼庭光庭光素憚燧威名拜於城上燧度庭光心已屈
乃徐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庭光復拜燧曰公等

皆朔方將士禄山以來首建大勲四十餘年功伐最高奈何棄祖父之勲力背君上為滅族之計耶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賊衆俱不對燧又曰爾以吾為欺邪今相去不遠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庭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下乃率衆出降燧以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

五代唐李茂貞為鳳翔節度性至寛有部將符昭者人或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爪牙熟寢經宿而還上

下遂服之

宋宗澤尹開封威望素著會巨寇王善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馳至其營泣曰朝廷危難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又魏勝知海州治軍旅獲金諜者犒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與之同卧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窶乏使之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衆得金人虛實悉以上聞

金蕭仲恭使宋且還宋人意仲恭耶律伊都皆有亡國之戚而伊都為金監軍有兵權可誘而用之乃以蠟丸書令仲恭致之伊都使為内應仲恭素忠信無反覆志但恐宋人留不遣遂陽許還見宗望即以蠟丸書獻之宗望察仲恭無他薄罰之於是再舉伐宋又楊仲武遷同知臨洮尹臨洮地接西羌與瑪爾布雜居邊將貪暴瑪爾布苦之遂相率為寇仲武乃從數騎入其營諭之曰此皆將校侵漁汝等以至此爾今懲治此輩不復擾害

汝也并以禍福曉之羌人喜悅寇掠遂息後瑪爾布復掠熙河主帥使人諭之不肯去曰楊總管來我乃解去熙河具奏詔復遣仲武當是時瑪爾布謂仲武不能復來及仲武至與其酋帥相見責以負約對曰邊將苦我我之來求訴於上官耳今幸見公願終不復犯塞乃舉酒酹天折箭為誓仲武因以危酒飲之曰當更為汝請若復背約必用兵矣羌人羅拜而去

元安扎爾討平涇州師還原州降民棄老幼夜亡走衆曰此

必反也宜誅之以警其餘安扎爾曰此輩懼吾驅之北徙耳遣人諭之曰汝等若走以軍法治罪父母妻子併誅矣汝歸保無他於是州民皆復歸豪民陳苟集數千人潛匿新寨諸洞衆議以火攻之安扎爾曰招諭不出攻之未晚遂偕數騎抵寨縱馬解弓矢召苟遥語折矢與為誓苟即相呼羅拜謝更生之恩皆降又賽音諤德齊鎮四川宋將昝萬壽擁強兵守嘉定與賽音諤德齊軍對壘一以誠意待之不為侵掠萬壽心服未幾賽音諤德齊召還萬

壽請置酒為好左右皆難之賽音諤德齊竟往不疑酒至左右復言未可飲賽音諤德齊笑曰若等何見之小耶呇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之人乎萬壽嘆服又呼遜為河南等路宣慰司同知以河南多强盗往往羣聚山林劫殺行路官軍收捕失利乃以招安自任遣土豪傳檄諭之未幾賊二人來歸呼遜賜之冠巾且諭之曰汝昔為賊今既自歸即良民矣悉放還令遍諭其黨數日後招集其為首者十輩來身各長七尺餘羅拜庭

下呼遜命吏籍其姓名為民時召而飲食之皆得其歡

心羣盜聞之相繼款附

明太祖擒陳兆先悉降其衆釋兆先而用之擇其驍兵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懷疑懼太祖覺其意是夕令入宿衛環帝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卧榻傍太祖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又處州寇葉宗留等憑恃險阻乗間時出官軍討之又復遠遁屯師日久計無所施陶成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

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悚動悔罪率衆出降

示信

唐蘇定方既擊破賀魯至怛篤城有敵人降附副總管王文度曰師還而降且為賊不如殺之取其貲定方曰此乃自作賊耳何以稱伐叛哉及分財定方一無所取後俘都曼請於帝曰臣向喻陛下意許以不死帝曰朕為卿全信宥之葱嶺以西遂平

宋种世衡知環州番部有努鄂者素倔強未嘗出謁郡

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努鄂方卧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蹵之起努鄂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

金宗望率兵討張覺覺敗奔宋宗望使以詔書宣諭城中張敦固等出降使使與敦固俱入城收兵仗城中人殺使者立敦固為都統乘城拒守敦固以兵八千分四隊

出戰大敗宗望再三開諭敦固等曰屢嘗拒戰不敢遽降宗望許其望闕遥拜敦固乃開其一門宗望使楝摩奏其事遂下詔赦南京官民大小罪皆釋之官職如舊元史天祥獲金將完顔和斯穆呼哩欲殺之天祥曰殺一人無損於敵適驅天下之人為吾敵也且其降時嘗許以不死今殺之無以取信於後不若用之乃以為千户又鍾明亮以循州叛帝命管如德統兵討之諸將欲直擣其巢穴如德曰嘻今田野之民疲於轉輸介胄之

士病於暴露重困斯民而自為功吾不為也於是遣使諭以禍福明亮感如德誠信即擁十餘騎詣贛州石城縣降平章政事鄂囉齊怒其跋扈不臣欲以事殺明亮如德聞之曰皇元仁厚未嘗殺降明亮叛人何足惜所重者信不可失耳

示義

唐侯君集伐高昌率兵至柳谷候騎言其國王文泰尅日將葬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無

禮使吾恭行天罰令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前又李晟既克京師勒兵屯於含元殿號令諸軍曰長安士庶多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弔民之義也晟與公等各有家室離别數年今已成功相見非晚五日内不得輒通家信違命者斬乃遣京兆尹李齊運告諭百姓居人安堵秋毫無所犯尚可孤軍人有擅取賊馬者晟立斬之莫敢仰視士庶無不感悦又裴度為節度招撫使平淮西蔡人大悦初吴元濟禁

偶語於道夜不然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
度乃約法惟盜鬬殺外餘盡除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
爲限度以蔡卒爲牙兵或以爲反側之徒其心未安不
可自去其備度笑而答曰吾受命爲帥元惡就擒蔡人
即吾人也父老無不感泣
宋曹彬圍江南城將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來問疾彬
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唯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日
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之明日城陷一無所殺

李煜請軍門降待以賓禮封府庫籍圖書金帛以歸於
朝秋毫無犯江南遂安又至道中交阯酋長黎桓不順
海賊頻年剽刼朝廷加恩於桓以轉運使陳堯叟為國
信使初將命交阯者必獲贈遺數千緡桓所賦斂往往
斷民手足堯叟知之遂召桓子授以朝命却其私覿又
桓界先有亡命來奔者鎮將多匿不遣堯叟悉捕亡命
歸之且戒勿加酷法交阯感恩併捕海賊為謝
金熙宗皇統元年毛碩知拱州宋將張俊據亳州而柘

城酒監房人傑叛以應俊碩發兵討之至柘城躬叩城門呼耆老以諭意縣人縛人傑以降碩遂入縣署名百姓慰安之衆皆感悅

元世祖以宋張世傑據台州而閩中亦爲宋守勑董文炳進兵文炳所過禁士馬無敢履踐田麥曰在倉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踐之新邑之民何以續命是以南人感之不忍以兵相向次台州世傑遁諸將先俘州民文炳下令曰台人首效順於我我不暇有故世傑據之其

民何罪敢有不縱所俘者以軍法論得免者數萬口至温州未下令曰毋取子女毋掠民有衆曰諾其守將火城中逃文炳亟命滅火追擒其將數其殘民之罪斬以徇逾嶺閩人扶老來迎漳泉建寧邵武諸郡皆降又羅槃甸叛賽音鄂德齊往征之有憂色從者問故賽音諤德齊曰吾非憂出征也憂汝曹冒鋒鏑不幸以無辜而死又憂汝曹刼掠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羅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賽音諤德齊不

可遣使以理諭之羅槃主曰謹奉命越三日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賽音諤德齊又不可俄而將卒有乘城進攻者賽音諤德齊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叱責之曰天子命我安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命左右縛之諸將叩首請俟城下之日從事羅槃主聞之曰平章仁義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由是西南諸夷翕然款附

明太祖以諸將破和陽多暴横殺人城中民夫婦不相

保乃諭之曰諸軍自滁來多擄人妻女使人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悉還之於是民家室得完遠近悅服又太祖欲取鎮江慮諸將濫殺乃命徐達為大將諭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輯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頓首奉命師至鎮江元平章鼎鼎遁去即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秋毫無犯又陳友諒引兵襲金陵敗潰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府太祖乃下令諸

將曰陳友諒賊殺其主僭稱大號侵我太平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為不滅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達曰師直為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曰聚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帥率舟師乘風遡流而上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又大破之友諒奔武昌其偽相胡廷瑞等皆來降

欽定續通典卷九十五